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詳校官編修臣 翟 槐

編修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 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 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 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選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鎮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將軍劉飛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

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真度安都從兄弟也  
以尚書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  
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 魏主欲自將  
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相州刺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  
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  
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  
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

相起發任城鎮南為留議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歎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南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畧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

食無甌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操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鑿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

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冲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送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已已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

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  
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以征南  
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兵攻  
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  
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碣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  
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  
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



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珽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已

玄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野甲辰  
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  
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叅軍崔慶  
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師當有故卿欲我斥言  
之乎欲我舍垢依違乎慶遠問師承來命無所舍垢魏  
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  
何疑魏主曰武王子孫今皆安在廢遠曰七王同惡已  
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

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舍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

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  
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殺衣服  
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祖運屬路丙辰  
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  
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  
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  
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  
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詠等徑上賢首山

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已未誕等追擊破之誅謀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

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勅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

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鄴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濶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故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

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後既克大鎮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角城叢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後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古事兼數倍天時



向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  
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  
令陸獻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  
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  
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  
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  
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  
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寇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

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還洛  
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  
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  
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  
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  
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  
未濟燕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  
直閭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

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  
生直闕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  
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  
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  
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  
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  
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  
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

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  
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  
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  
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  
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勅廣陵太守行  
南兖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  
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  
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

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  
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飼以蒸豆  
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  
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  
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魏主  
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軍梁州刺史拓拔英以州  
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步將尹  
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

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

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叅軍新野庾越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誑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

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頗卒  
全軍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  
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  
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  
接羌夷自西出師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  
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  
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



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拔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步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

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為上魏主從之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棄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衛率垣厯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廬淵等引去厯生追擊大破之厯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於

沙塢鸞等見魏主於瑕丘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  
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  
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  
佐仍徙瀛州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  
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  
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  
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

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  
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  
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  
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  
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  
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  
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  
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

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我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叅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

秦之相遠也魏主大笈執總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  
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閣將軍胡松助北襄城  
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  
太守黃瑤起戍舞陰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  
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  
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  
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  
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

其郅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  
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  
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  
逮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  
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  
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  
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  
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

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  
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十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  
武帝之遺教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  
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已而言不應垂責宛  
城東南御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  
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  
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



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  
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  
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  
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  
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澹援顯宗至  
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  
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  
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

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纜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其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戍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新野人張胙帥

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曹  
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  
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  
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  
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鄆戍魏戍主  
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  
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  
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

里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所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南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

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  
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  
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  
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  
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得此足矣何更  
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  
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  
馬作露板唯傳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  
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  
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都陽  
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陽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譙相  
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鬻而食之乙  
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  
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  
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

王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  
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慧景至  
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  
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  
將士薦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敵不  
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  
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

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關溝軍人相蹈藉橋皆繼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兵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



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大以  
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瑣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  
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  
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  
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  
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二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  
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傅  
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

魏主報曰觀卿意未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即位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

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篤丙午發懸瓠舍於汝  
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還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  
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  
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  
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  
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  
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冲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

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  
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  
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  
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  
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洧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洧  
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  
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  
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

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  
洵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  
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  
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  
夏四月丙午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  
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秘不發喪徒御  
卧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  
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卧輿於郡

聽事得加棺斂還載卧輿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  
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  
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  
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  
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  
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

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  
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  
語畢上索香火鳴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  
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  
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岷  
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  
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  
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



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  
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  
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  
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  
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  
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金甌謂鵠也  
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

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勅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啟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啟子恪已至上驚問曰

未卯未卯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  
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  
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檐簞荷插  
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  
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  
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  
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  
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

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  
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素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  
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柘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  
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  
光坦之江柘具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叅懷心膺之  
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 八月英明皇  
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

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大中大夫羊  
關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  
曰禿鷲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亡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  
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  
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  
暄更直內省分日帖勅雍州刺史蕭坦之侍中江祀錄

事叅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况六貴同朝  
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  
恐懼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宅  
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  
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叅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  
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  
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行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

人自畫勅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  
媒近左右慄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  
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  
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  
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  
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  
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  
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

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  
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見於反掌此桓文  
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  
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  
外兵參軍愔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心腹  
在江祐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  
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祐執制堅確帝深忿  
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祐



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昶曰主上稍有異同  
詎可盡相乖反昶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寢彰  
昶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  
事過客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  
肫帳下詔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  
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昶議更欲建安王寶寅  
昶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微旨  
動昶昶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昶立遙光昶意回感以

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昶曰明  
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  
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昶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  
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  
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  
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  
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昶謀告太子右  
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

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  
光城局叅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眇為  
東陽郡眇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眇付廷尉與  
孝嗣祏暄等連名啟眇扇動中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  
間謗親賢輕議朝宰眇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  
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  
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  
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

遣信報柘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柘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柘入見傳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柘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柘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柘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並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

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祜常禁吾乘馬小子若  
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祜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治帝  
於馬上作勅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  
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光自江陵引兵急  
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祜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  
以祜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  
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率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

喪還傳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  
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  
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  
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  
出囚於尚方取伏又召驍騎將軍垣厯生厯生隨信而  
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  
踰牆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  
不信自往詢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

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  
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薪燒城門  
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  
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  
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  
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  
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軍方擾  
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

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叅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畧文季之



兄子也已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  
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  
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帷  
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  
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匄牀下  
軍人排閣入於閣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  
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  
欲助之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

安已已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勅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勅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

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  
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茹  
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  
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  
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  
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十萬它物稱是帝疑  
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  
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

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  
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  
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渾為  
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  
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  
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  
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畧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  
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

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  
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  
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  
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  
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畧弟昭  
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舍其母入執母手悲  
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  
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初太尉陳顯達自以

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啟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上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啟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龍江

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  
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  
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  
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  
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  
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  
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  
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

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稍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稍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



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不知  
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  
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幃置仗人防守謂之屏  
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  
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  
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瞽力牽弓至三斛五斗  
又好檐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檐之折齒不倦  
自制檐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  
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阨阱馳騁渴  
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  
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  
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  
雉塲三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畧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  
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

等皆為直閣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伐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

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  
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  
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  
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  
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  
病卒 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  
帝屏除出壽陽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馳騎進  
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出慧景既得出甚

喜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閣將軍密與之  
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  
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  
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  
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  
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  
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  
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

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惔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摑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宣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若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

成殿下還朝但自直過宜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  
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愴善戰又輕行不費食以數  
舫緣江載酒肉為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  
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  
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  
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  
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硯竹塘  
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

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



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  
為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  
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顯詐為沙門逃於江西  
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  
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  
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  
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  
兼解物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

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  
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  
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  
崖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  
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  
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  
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  
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

隆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此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蠡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鮑籃擔送建康恭祖繫上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

裏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  
汝近圖我亦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  
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  
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  
人王垣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垣之曰正當復有赦  
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  
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閣驍騎將軍徐世擿素為帝

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勰世勰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遣禁兵殺之世勰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勅王垣之專掌文翰與相肩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厨人

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啟  
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  
諸刀勅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  
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叅豫朝政雖王垣之梅蟲兒之徒  
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勅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  
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  
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  
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

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  
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  
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御服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  
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  
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  
步步生蓮花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縷襪倖因緣為  
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  
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

姓因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  
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  
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  
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  
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  
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  
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衍暢融宏偉秀  
瞻恢懿以元勲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篇時帝出入無



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  
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  
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  
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  
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  
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  
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  
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

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遣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宏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

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皆以肩亡齒寒，寧不

聞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  
為建康計況以昏主後刀勅之徒哉潁冑等得書疑未  
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與潁冑及其弟南  
康王友潁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  
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旣乘驛甚急止有  
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  
天虎是行事心脅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  
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

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  
遲回十餘日不上頴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  
城局叅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叅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  
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  
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  
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  
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  
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

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所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冑從闡文等計詰旦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

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潁胄潁胄使前汝陽太守劉  
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  
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潁胄慮西中郎司  
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  
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  
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  
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潁胄為都督行留  
諸軍事潁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

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  
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急若屯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  
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  
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  
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潁胄  
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  
茹法珍罪惡潁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  
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



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  
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  
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侯清宮未  
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  
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  
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  
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  
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太

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  
儒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  
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  
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  
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  
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  
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荆雍戊寅以冠軍  
長史劉澹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

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  
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  
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  
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勅僧寄留守魯山  
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  
助僧寄守魯山蕭頴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衆  
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  
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止受戮

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  
中兵叅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  
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  
赦以蕭穎胃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  
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愴守壘城  
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偁皆虛魏  
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

襲襄陽偉瞻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

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

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叅軍張法安

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

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

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

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

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

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援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叅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與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鄆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蕭穎胃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

雖蕭穎達亦隸焉時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  
西中郎中兵叅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撓難信用  
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畧不振必欲鎮靜一州  
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  
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  
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千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  
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  
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驍騎

將軍薛元嗣與冲子牧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  
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  
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  
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  
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  
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  
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



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斌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

鄧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  
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胃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  
併軍圍鄧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  
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  
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  
軍圍鄧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搯吾咽喉若糧運  
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  
尋陽彼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

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  
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  
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執不得  
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  
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  
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  
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我狄以示弱於天

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張樂祖代守魯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

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禪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負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卿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

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  
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  
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  
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  
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  
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  
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  
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

吏於麝膳中得其事昭胃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臨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梓中又所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

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



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  
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  
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  
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之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  
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  
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  
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  
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

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  
使張牧為書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牧曰  
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  
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  
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牧不能用蕭衍  
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州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  
郢人遂安諸將欲屯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  
車騎諮議叅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

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九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  
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  
兵於潯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  
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  
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  
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  
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  
人情理當怖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

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  
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  
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  
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  
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  
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  
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洶洶  
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

之東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譙父恭穆為鎮西司馬為  
魚復侯子響所殺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  
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  
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瑣破劉孝慶等於峽口  
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  
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汴流上江  
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  
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

胃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瑣 辛巳東  
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撫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  
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  
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當具谷糧運不繼卿任  
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  
乏絕 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  
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

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  
元晦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  
胄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叅  
軍蕭瓚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  
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  
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  
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  
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

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  
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  
乘勝而前徑至阜英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  
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  
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  
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  
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  
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



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  
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  
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太航以西新亭以北  
皆盡行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  
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  
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  
絕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  
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

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  
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  
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崩赴淮死者無數  
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  
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  
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  
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  
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

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  
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  
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  
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  
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  
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  
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  
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

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

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  
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  
頴胄以蕭瑱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  
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密報蕭衍衍  
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瑱等聞建  
康已危衆懼而潰瑱及魯休烈皆降乃發頴胄喪贈侍  
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  
昏侯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

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  
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  
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  
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  
刀勅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鬪詐作被創勢使人以  
板摑去用為獸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  
鎧冑具裝飾以孔雀畫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  
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樂中之始東昏與左

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尤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急不為致力外圍既久

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同謀弑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强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



秦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台尚書右僕射王亮  
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  
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歡曰寇雖  
敝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問不署名衍覽牋  
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  
有舊即留叅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  
新林百僚皆問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

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剗剥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馬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垣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

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  
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  
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已卯衍入屯閱武  
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後外可詳檢  
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  
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  
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  
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

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  
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  
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  
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寶說之仙  
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  
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  
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  
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覲之子也衍使

駕部郎考城江革為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  
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為孝宜若翻然改  
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  
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  
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  
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  
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  
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

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映映曰昔  
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  
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  
曾無悔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  
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  
東土勅元履曰素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  
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  
門撤備而已仙琚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

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  
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  
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琚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  
仙琚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  
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  
琚曰射鉤斬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琚  
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  
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  
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  
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  
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  
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  
領錄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  
太守謝朓國子祭酒何肩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  
諮祭酒朓肩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徵扣



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  
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  
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識記又復炳然  
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  
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  
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  
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  
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

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敢更同公作賊大  
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  
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  
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  
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  
雲自外至望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  
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首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

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  
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  
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  
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  
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  
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  
內及府州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  
禪位於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

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綬未亡人歸於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

郝氏為宣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  
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  
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  
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戊辰巴  
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  
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  
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  
醇酒足矣乃遣沉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沐縣公寶

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  
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  
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  
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  
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  
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  
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

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  
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  
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  
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  
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  
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  
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  
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

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  
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  
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  
復懷自外之意少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  
人皆在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  
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上